

從辦館到超市

過來人

香江憶記

現代人只要到超級市場，可以解決生活上大部分所需的物品，從飲食、農產品到日常用品都一應俱全。只要超市未關門，都可以各有取所需，但各位有沒有想過在未有超級市場出現之前，人們的購物模式是怎樣的呢？

其實，超級市場的概念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才出現，它可謂將人類的生活方式來了一次徹底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消費者購物時都不可能喜歡邊件擺邊件，回想在六十年代，店舖的經營類別分得很細，例如士多只會售賣飲品、中式酒類和罐頭、糖果等，如果要購買柴米油鹽等東西，就要幫襯雜貨舖，至於衣履鞋襪則要找百貨店，而且不論是什麼店舖，市民在購物時都必須將意願告訴老闆式店員，由他們從貨架上取給你，滿意就付款，即使是大型百貨公司，情況也是如

此。總之，顧客絕對不能自行接觸貨架上的任何物品。

除了上述的店舖之外，當時坊間還有一種叫辦館的商店，這種店舖售賣的貨品部分與士多很相似，但種類就較多，身價也較高，例如外國的高級洋酒就只能在辦館才能找到，所以光顧辦館的，大多數都是富人，以規模而論，辦館會比士多大多，而且裝修也較光鮮，貨品陳列有序，並容許客人用手觸摸和觀看，因此有人說，這就是超級市場的前身。以筆者之見，這種說明相當可信，因為事實上，在七十年代初期，部分辦館確實開始改變了經營模式，向顧客提供購物籃，顧客可以在選購完成之後，集中向收銀員計數及付款，為客人提供更方便的購物感受。

隨着貨物條碼的出現和有關閱讀器的誕生，店舖毋須再在貨品上逐一打價錢，大大減低計算貨款的錯誤率，也縮短了付款時間。由於購物模式前所未有，因此人們便稱之為超級市場，直至今日。



前身的辦館被形容為今日超級市場的作者供圖

從春潤廬到褐木廬

胡一峰

宋春舫辭世前幾年，他又搬回北京，藏書中的外文戲劇部分也跟着回到北京。這批藏書後歸於燕京大學。褐木廬的其餘藏書則大部分入藏北京圖書館。不過，這些年來，舊書舖上也時有流出，成為人們熱追之物，其標誌就是精美的藏書票。

在青島，宋春舫度過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歲月。在這個美麗的海濱城市，他的事業也遠不止於藏書。一九二八年，他擔任了青島觀象台的海洋科科長，一九三二年，參與籌建青島水族館，這是我國第一座由中國人設計建設的水族館。在與海為伴的日子裏，宋春舫還撰寫了一系列海洋研究的文章，宣導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海洋科學期刊《海洋半年刊》。除了研究大海，宋春舫會又以史家的身份，應銀行家陳光甫之邀，在一九三四年完成了一部十多萬字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二十年史初稿》。

後來，上海銀行設立圖書委員會，又聘請宋春舫主持海光圖書館的整理工作。宋提出，設立圖書館的意義有二，「最顯著」的影響，在消極方面說同人在公餘飯後大都手不釋卷不知減去了多少無謂的酬酢；在積極方面說，新知識的灌輸，和新思想的輸入不自然而自然地增加了同人應付環境的效率。」反觀今日，建設「書香社會」喊了多年，閱讀在國民生活中的比重卻一直低位徘徊。不得不說，宋春舫的看法至

今仍有現實意義。多辦一些人們在生活中觸手可及的圖書館，在這些圖書館裏多置備一些介紹新知、增聞廣智的好書，給圖書館安排一個與人們公餘休閒時間相適應的服務時間表，其意義應該遠大於搞各種「面子活」吧。

回到前文的話題，宋春舫這樣的知識分子何以能在一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都作出拓荒？我想，首先由於當時的中國，現代學術園地中荒地頗多，在西方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學者，回到國內自可大展拳腳，開疆拓土。更重要的應該是作為「五四一代」中的一員，宋春舫的家國情懷或曰胸襟。清人薛雪論詩曰，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即盛。作詩如此，治學處事亦然。

我想，宋春舫是一個有胸襟的人，因此，治學或知識，於他而言，並非外在之物或吃飯的營生，而是胸襟之外展。這一點，從一九一八年發表於《清華周刊》的一篇舊詩作中便可體味一二。詩曰：「恨望乾坤患氣多，傷心寂寞故山河。中原伏莽窺周鼎，外虜連衝破楚歌。安得祖生鞭虜者，更無延廣劍空磨。與君忍泣新亭淚，待且端應共枕戈。」最後，也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原因，知識分子的胸襟、情懷和專業精神，得到了國家、社會和同行的尊重，讓他們可以體面地舒展自己的懷抱。我想，正是這一點，讓宋春舫四十六年的短暫人生充滿了獲得感，也令後人既敬且羨。

(下)

飲食男女

說到「潮汕地區」，有潮州自然也少不了汕頭，離開潮州，打車到汕頭，大概半個小時就到了。雖然我們總是「潮汕」統稱，但是潮州和汕頭，真的是氣質截然不同的兩個城市。

在歷史上，原本的汕頭只是揭陽海邊的一個小漁村，《馬關條約》的簽訂迫使汕頭成為了通商口岸，改革開放後又被劃為了經濟特區，因此汕頭的新城市氣質比潮州濃郁不少，都市的生活節奏也相對潮州來說更加明顯。

汕頭的美食要先從牛肉火鍋說起。旅

居北京的時候，我就曾經吃過京城大大小小潮汕牛肉火鍋店，到了汕頭必然是要去解饞的。潮汕地區人們對食材的鮮度要求極高，潮州牛肉火鍋的招牌就是現宰現賣，大一些的火鍋店有自己的牛場，也有專門殺牛的廚房。汕頭牛肉火鍋用的牛是「溫體牛」——牛被宰殺之後，不冷凍不排酸，用牛骨熬製的鍋底湯滑一涮即吃。汕頭人最驕傲的是當肉端上來時，伴隨着牛的體溫，肉還會微微跳動，聽起來有些血腥，但這

花都書簡

我的舞蹈課教室就在巴黎歌劇院隔壁一條街。地鐵站的出口正對着歌劇院，每次從燈光昏暗的地鐵出來，眼前的這座宏偉的建築都讓

我忍不住駐足停留幾分鐘。我的舞蹈課是上午，而巴黎歌劇院的正面朝東南方向，所以幾乎每一個晴天，陽光都照得整個建築金光燦燦如宮殿一般，它是歐洲最大的歌劇院之一。難怪總是有人說如果你來不及去遠郊的凡爾賽宮，就到巴黎歌劇院看看。特別是掛滿金色吊燈的大型展覽大廳，完全是凡爾賽宮的宴會廳翻版。

所以，巴黎歌劇院雖然主要是演出場所，它真正的官方名字卻叫做「加尼爾宮殿」。後來我發現，即便不是晴天，巴黎歌劇院依然自己能發光一般，屋頂金色的雕塑和裝飾鈎邊讓整個建築看起來光芒四射卻又完全沒有太過於

畫外有音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位於布達山頂的匈牙利國家美術館二層，有一個專門為匈牙利最偉大畫家米哈伊·蒙卡奇（Mihály Munkácsy）所設立的長期陳列館。數十件油畫真跡在此集中展示，凡藝術愛好者前往布達佩斯都不容錯過。猶記得幾年前初次到訪時，在驚嘆於蒙卡奇寫實主義創作之深刻、沙龍畫之典雅甜美、肖像畫之傳神精神和歷史主題創作的氣勢恢宏之餘，有一幅未完成的油畫小稿吸引了我的注意。

畫面描繪了一位靠在躺椅上身着米色長袍，面容消瘦臉色慘白的虛弱年輕男子，正在和面前的幾位男子當面交流。他身邊擺着一架羽管鍵琴，演奏者身後站立的三位戴着頭套身着華服男子手捧樂譜正在放聲歌唱，另一位趴在琴上的男子則注視着躺椅上的男子觀察他的狀態。躺椅背後還有一位低頭垂目的女子，畫作雖是草稿尚未完成，但仍能看出女子憂傷的神色。畫面所表現出的故事情節，直接讓我眼前浮現出了一九八四年的經典傳記影片《莫扎特傳》（Amadeus）中莫扎特臨終之前仍在譜寫其未完成的名作《安魂曲》的那一幕。再仔細端詳畫旁的展籤，絲毫不差。這幅創作於一八八六年的油畫小稿就是蒙卡奇創作的《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

沃爾夫岡·阿瑪德烏斯·莫扎特於一七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如畫的奧地利薩爾茨堡，於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日在音樂之都維也納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五歲。其生活的十八世紀末期浪漫主義開始萌芽，從莫扎特晚期的音樂作品中也可以一瞥端倪。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浪漫主義以不可抵擋之勢席卷整個歐洲大陸，在文學、繪畫、音樂等多領域盛放。浪漫主義思潮受康德的哲學思想影響極大，表現在藝術領域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敬畏天才；強調靈感、直覺、想像力和原創精神。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天才是一種天賦的才能，是與生俱來而不是後天學習或模仿所得。獨創性是天才的第一特質，但不包括那些毫無意義或價值的獨創。天才的獨創必須是能夠做為外人眼中的典範或準則而存在的。在這種哲學思想體系的影響下，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家們大都歌頌天才，莫扎特和他未完成的《安魂曲》就此被符號化成為了天才的象徵。像安格爾和德拉克洛瓦等繪畫巨匠最推崇的均是英年早逝的莫扎特和拉斐爾，被譽為「鋼琴之王」弗朗茨·李斯特也誕生於這個時代，並在一出道便被視為最接近莫扎特的音樂天才。雖然畫作以寫實主義風格一炮而紅，出生於一八四四年的蒙卡奇顯然也受到了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他本人和李斯特乃是忘年交，二人互贈作品以示敬意。在他創作生涯的黃金期，他留下了多幅以臨終前莫扎特為主題的油畫、手稿和版畫。這幅收藏於匈牙利國家美術館的《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便是他在完成油畫成品前所創作的小稿。

食在汕頭

馬文

是他們對新鮮的苛求和對本味的執著。

雖然汕頭人對牛種的要求跟美國加拿大巴西這些牛肉大國比還有一些距離，但他們對牛的解構極其細緻和刁鑽，比之西方屠宰更加細分。潮州牛肉火鍋很注重刀工，切牛肉的刀工是非常講究的。一頭牛下來，夠資格被片作汕頭火鍋料的部位，僅三成左右。剩下的肉，多被用來製作牛肉丸。汕頭牛肉丸的製作過程要用鈍器對牛肉漿的捶砸成泥，以這種方式使肉漿保持

最大限度的肌肉纖維，在成為丸狀後產生乒乓球般的彈性，後期再用人手將打好的肉漿和後期的配料攪拍成膠狀物，這才是決定牛肉丸最終口感的最重要步驟。

但如果你想在汕頭找好吃的餐廳，我奉勸一句，別跟着網上的推薦走，跟着本地人走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除了肉，海鮮自然也是潮汕地區少不了的美味之一。早年間，我對生猛海鮮這四個字並沒有太大概念，以為就是龍蝦帶

巴黎歌劇院

小雪

奢華的感覺。

這座建成於一八七五年耗費四千幾百萬法郎的建築由年輕的建築設計師加尼爾設計，後來被譽為新巴洛克風格的典範之一。它不僅是外觀看起來雄偉華麗，內部設計也是輝煌大氣。特別是進門的高挑空大廳和著名的大型台階通往各個樓層，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內部裝潢中使用了大量的大理石廊柱、橫樑和樓梯井，除了傳統的宗教和神話的人物雕像，以及一幅幅精心繪製的壁畫，走廊邊還有很多音樂大師的銅像。

巴黎歌劇院的音樂廳可容納接近兩千人，除了底層堂座外，周圍還有五層樓廳。所有的座位和軟裝修使用的窗簾或者幕布之類，都採用了略帶深紅的大紅色，搭配上金色的鍍空雕塑裝飾，以及細緻入微的壁畫，讓整個音樂廳充滿了「皇室」氣息。坐在裏面觀賞歌劇時，彷彿古時候貴族坐在宮殿裏看戲一般。

巴黎歌劇院也是國家歌劇團、芭蕾舞團、

管弦樂團和唱詩班的所在地。每年會有大約兩百萬歐元的預算進行藝術表演和研究，其中一半的經費來自於政府，另一半來自門票收入和一部分社會募捐。在巴黎這個文化藝術中心，巴黎歌劇院每年會有大約三百八十場演出，門票也總是供不應求。因為除了熱愛藝術的巴黎市民和其他法國民眾，來自世界各地慕名來看演出的遊客佔了觀眾的百分之十七。

這裏，是每一位舞者和音樂家心中最頂級的殿堂，能在這裏演出是無數藝術家的夢想。駐足的時候，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十幾歲纖瘦的小姑娘，背着練功包，拎着芭蕾舞鞋，一邊快速地走，一邊也忍不住仰望歌劇院金色的屋頂；有時候有人就站在歌劇院的台階上拉小提琴，吹小號，彈結他，甚至還有高聲唱歌劇的，那種對藝術情不自禁的熱愛，讓他們似乎在放着光芒。

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麼，即便是陰天，巴黎歌劇院，也閃爍着光芒。

蒙卡奇筆下臨終前的莫扎特

王加



▲畫稿中有多處局部微調 作者供圖

◀米哈伊·蒙卡奇《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 作者供圖

在歌劇《魔笛》首演大獲成功兩個月後，堪稱「天才代言人」的莫扎特便撒手人寰。自去世後幾百年來，莫扎特的真正死因一直存在爭議，坊間也有各種神乎其神的傳言，其中最流行的當數被《莫扎特傳》拍攝的他在臨生前數月被黑衣蒙面人登門邀約《安魂曲》，以及被他那亦敵亦友的宮廷樂長薩列里（Antonio Salieri）所毒殺。事實上，黑衣蒙面人的《安魂曲》邀約則確有其事，但卻與薩列里毫無瓜葛。莫扎特並非中毒身亡，出席他葬禮為數不多的親友就包括薩列里，他甚至將襁褓中的小兒子託付給薩列里教授他音樂，可見戲說的杜撰並不能當作史料來看待。儘管莫扎特的死因至今仍存音樂史學界未能達成共識，關於其生前的最後時刻卻被不同的當事人詳盡記載了下來。在記載的所有版本中，最具說服力的當數莫扎特生前最後時刻的親歷者，好友沙克（Benedikt Schack）刊登於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音樂刊物上的一篇採訪。他證實莫扎特在臨終前一天下午兩點確實要求他們把《安魂曲》的手稿遞到他病榻前，他自己清唱了中音部分。沙克本人像往常一樣負責完成了最高聲部；莫扎特的姐夫霍夫爾（Franz de Paula Hofer）負責男高音，戈爾（Franz Xaver Gerl）則演唱了低音部分。在演唱了《落淚之日》樂章章節之後，莫扎特開始痛哭，把樂譜放在床旁，在十一個小時之後的次日凌晨一點離開了人世。這幅由米哈伊·蒙卡奇創作的《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油畫稿便是參照了沙克所紀錄的版本做為其靈感來源的。

儘管被後世譽為「匈牙利最偉大的畫家」，其在世時也創造過畫作的銷售紀錄，但米哈伊·蒙卡奇始終有保留著極為嚴謹的創作過程。與卡拉瓦喬（Caravaggio）從未有任任何手稿或草稿存世、直接在畫布上作畫的創作方式不同，蒙卡奇在構思任何一個主題創作時都像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文藝復興大師一樣留下了大量的局部習作和草稿。蒙卡奇為創作這幅《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留下了數幅手稿，其中和匈牙利國家美術館相似的未完成油畫稿便不止一幅，能夠看到每幅畫稿的細微部分都有微調，且還包括莫扎特頭像以及歌者半身的局部特寫等手稿。說明蒙卡奇本人也在對構圖，人物造型和細微姿態進行不斷嘗試進而找到最佳組合。

關於這幅手稿的油畫成品，據史料記載曾於一八八六年二月在贊助蒙卡奇的畫商查爾斯·塞德梅爾（Charles Sedelmeyer）畫廊中展出。儘管當時的藝術評論界並未給作品很高的評價，畫作在塞德梅爾的安排下仍以五萬美金的高價於一八八七年賣給了前密歇根州州長拉塞爾·阿爾傑，在其家族收藏至一九一九年之後轉手給了底特律藝術學院並收藏至今。遺憾的是，由於保存條件差導致受損嚴重，這幅需要徹底修復的畫作已經在很長時間內未曾展出過了。

蒙卡奇曾親自在一封書信中為《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的油畫原作加上註解。為了表示盡可能地還原已知的歷史場景，畫中所描繪的羽管鍵琴就是今天依舊陳列在奧地利薩爾茨堡莫扎特故居博物館中他本人的遺物。「坐在羽管鍵琴旁的男子是莫扎特的朋友和學生，最終幫他續寫完成《安魂曲》的蘇斯邁爾（Franz Xaver Süssmayr）；他身邊的三位歌手乃是維也納歌劇院的在職成員，在左邊身穿淡紫色絲綢的是莫扎特的姐夫霍夫爾，他負責演唱男高音的部分；他身旁的那位一身黑色的是男低音歌手戈爾；而在背景的第三位負責高聲部的男歌手乃是莫扎特的另一位好友沙克。趴在羽管鍵琴上的是莫扎特另一位學生，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羅瑟，在他身後竊竊私語的三人其中有兩位是莫扎特的友人范·斯維騰（Van Swieten）和施坎德爾（Schikaneder），另一位則是他的主治醫生。在莫扎特身後是他的夫人康斯坦薩和大兒子。」包含上述內容的這封共兩頁紙的書信現仍收藏在底特律藝術學院的檔案庫中。誠然，收藏於匈牙利國家美術館的這幅油畫小稿僅完成了構圖和前景人物的大致輪廓，連背景人物、所有主人公的神態描寫以及室內空間裝飾都尚未精雕細琢，但對比網絡資料中能夠查閱到的畫作成品的版畫印刷品，還是能夠與蒙卡奇所留下的文字描述相對應的。包括這幅手稿在內的幾幅油畫稿的存世，都為蒙卡奇在創作過程中的精益求精提供了充足的例證。待到明朝一日原作修復工作完成之時，世人才有機會再次近距離欣賞到重見天日的蒙卡奇《臨終前指揮安魂曲的莫扎特》，以及他筆下音樂天才莫扎特如流星般轉瞬即逝的璀璨藝術人生中的最後時刻。

王蟹那一卦，來到汕頭才算開了眼。也曾經在香港日本的一些漁港城市逛過，大多都是各種蟹蝦貝魚之類，但是跟汕頭的市場一比，大概前者就是規規矩矩的海鮮市場，後者像是洗劫了海洋館。

在海鮮的烹飪法上，追求食材新鮮的汕頭人最喜愛的當屬蒸海鮮了，這也是廣東人最尊重本味的做法。汕頭的這邊，隨便便進一個粥店，隨隨便便點一隻蒸蟹，就能鮮到讓人連手指頭都要嘍一嘍。新鮮的海鮮加上薑蒜頭芫荽辣椒醬油等配料調配，最大程度保留了海鮮的鮮甜原味。

食在汕頭，有一點血腥有一點奇妙，更是一次大飽口福又大開眼界的經歷。